



代代读
儿童文学
经典丛书



DAI DAI DU
ER TONG WEN XUE
JING DIAN
CONG SHU

少小灾星

● 徐光耀 著



●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少 小 灾 星

徐光耀 著

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冀中平原的抗日烽火越燃越旺,斗争环境也越来越残酷,巴大坎、苗秀、轴子三个小八路被冲散了,他们像三个“少小灾星”,走到哪里,哪里就要“遭灾惹祸”,但是冀中的千千万万老乡不但不避他们,反而想方设法掩护他们,宁可牺牲自己,也不能让这三个小八路落入敌人手中。军民情如鱼水,委实可歌可泣。

主 编

刘 虔

刘治平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少 小 灾 星

徐光耀 著

责任编辑:陈 新

装帧设计:宋丕胜

美术编辑:宋丕胜 李文侠

插 图:仇占国

封 面 画:仇占国

责任校对:贾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印 刷:河北望都县印刷厂(望都县京广路31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787×1092毫米 1/32

6.25印张

70千字

1996年1月第1版

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

定价:6.30元

ISBN7—80611—343—6/I·332

写在前面的话

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小兵张嘎》
《小金马》《小英雄雨来》《王孝和的故事》《鸡毛信》等一批中
长篇小说，在共和国的文学殿堂
里享有殊荣，或被电台播讲，或
被拍成电影，或被编入教科书，
或被译成外文介绍到海外，半个
多世纪以来，作品中的鲜活的小
主人公，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
心目中皆为英雄少年的楷模，留

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。

今天，我们把这套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奉献给小朋友们，诚挚地期望你们能和我们一起了解过去，珍惜现在，提高阅读和鉴赏能力，强化自我教育意识，做一代跨世纪的优秀人才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1995年10月1日

他们，是一个美丽的星座

——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总序

刘 康 刘清平

历史，用时间之石构筑着公正与尊严。

历史，是清醒的。

历史，是最好的评判者与收藏家。

站在历史的舞台上，几乎每日每时，我们都要同生活中那些平庸丑陋的东西告别。风雨里演绎人生，苦难中缔结幸福，唯有崇高永恒，庄严永恒，正义永恒，善与爱的心灵永恒，总之，美丽永恒。而一旦拥有这美丽，我们就不会分手。

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套以我们民族的革

命与建设、奋斗与牺牲为背景，实现着一代代少年儿童在父辈们提携下茁壮成长的儿童文学丛书，就是这样的历史珍品。展开在书中的生活，何其丰富多采。看，“红星”在闪耀，“鸡毛信”传遍乡野，“小金马”、“小兵张嘎”、“小侦察员”、“小游击队员”们行进在历史为他们选择的“五彩路”上，于是有了“小英雄雨来”，有了“王孝和的故事”，有了一代代少年俊杰的崛起。他们是美的，他们的生活是美的，充溢着崇高的追求、庄严的允诺、智慧的思考、力量与信念的辉煌。他们是炬火，是活泉，是林中的鸣镝，是漠野与瘠地上的花朵，是节日里欢腾的鼓声与歌声。他们的形象，滋养着并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幼小的心灵，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忠实的读者。

他们没有远去。

他们是永恒的。

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心中。

他们闪烁在历史的星空，组成一个美丽的星座。

今天，让我们同我们的小读者一起，走出岁月的幕帷，再一次来到这星光下，去聆听那些动人的故事，聆听那些圣洁的人生在最初的时刻发出的风雷般壮美的旋律……

1995年10月7日，北京之秋。



一个人落生在世，真不知要怎样度过一生。大概不可能永远幸运，也不可能老在灾祸中沉沦。有时，你会像一只小鸟，翱翔在蔚蓝的天空，自由而快乐；有时，你又像一丛蓬蒿，在马蹄下践踏成泥，备极凄惨。得意起来，飞扬不可一世，可倒起霉来，又感“生来世上便是一桩大错”。可以说，尽管每人各有苦辣酸甜，且早已遥遥飞去，可聪明的读者仍乐于在过往的人生中刨根问底，搜寻那潜藏的汁液，吮

吸吮摸，汲取营养，以雄强自己的体魄，更轻捷地越过前途中的坎坷。

下面说的是几个孩子在战争中的遭际，故事尽管错乱颠倒，怪异杂出，倒不是作者有意安排，而是时代狂风，使他们树叶般飘零摇荡，历尽了艰辛的。人生本就像一场旋风。你可能经受过酷暑的熬煎，严寒的冰冻，可你尝过战争的滋味吗？那异乎寻常的激剧、凶暴和惨烈，但愿以后我们不再看见了！然而，近几十年来，战争曾多次侵入过我们的生活，并不因为我们不喜欢它就躲开我们。但我们尝够了无穷的灾难和惨痛之后，灾后看灾，平心静气，却能发现战争还有着特殊的景观：除却那骇人的残杀、创痛、悲伤之外，它也提供诱人的雄伟瑰丽、英武豪迈和烈烈轰轰。它死中有生，苦中有乐，无情而有情，不幸中有大幸；它确乎摧折过幼稚的嫩芽，却又催熟过青春和生命。不信吗？瞧，乌云滚滚，八百里平原硝烟弥漫，战幕已经拉开了……



……乌云首先从东南方向滚起。它贴地奔涌，排云而来，仿佛千军万马趟起的飞尘，滚动着，嘶叫着，裹挟着杀气，直朝遍地人群横扫了来。

“……快，往西北上跑！”

逃难的男男女女，踉跄着，拉扯着，互相搀扶着，散乱地逃向西北……

可是，西北也漫来一道黑雾，照样乌蒙蒙、灰惨惨，像扇巨大

的石碾，与东南对应着贴地轧来。逃难的人群更加张惶了。大平原啊大平原，你是太展平，太袒露了！此时此刻，你村庄显得那么小，树木显得那么低，连遍地即将成熟的麦子，也变成寒风下的草皮儿了。大地一下子秃得那么阴森，那么一无遮拦。

但是，毕竟西北上的黑雾离得远些，犹豫了一下的人们还是往西北跑，晚一点给石碾轧住，也给人希望啊。

“啪！啪啪啪！”尖利的枪声打过来了，子弹呼啸着在天空掠过。人们全都愣住，四下张望。巴大坎断定：到处已都是鬼子的重兵，“大网”撑圆了，恐怕逃不脱了！

“日他个老娘！”每当灾祸临头，巴大坎都要这么骂的。

“那——”跑在巴大坎头前的轴子，把眼向南望去。

南边有什么？那里一溜儿三个村子都在冒烟，早晨就响过隆隆的大炮，现在还有几十

辆汽车穿梭来往呢。

一阵轧轧声，天上又来了六架飞机。它们仄歪着翅膀，左一圈，右一圈，扎着头在人群上空盘旋，活像一群追逐小鸡的老鸱鹰。

四个方向只剩下东北了。确实，东北上没有烟，也没有雾，不见人喊马嘶和枪炮的轰鸣，可那儿有一条线，一条绿草和柳荫组成的长堤，它显得恬静而超然。可是，它下面的河坡上肯定排满了鬼子的机枪。

黄沙漫漫，昏天黑地。三个少年男女——三个小八路卷在这大“扫荡”的狂风中，旋转着，战栗着……

“都是你！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巴大坎冲着轴子发火了。

轴子紧紧闭着嘴，不搭腔。

“什么他妈的吕司令！吕个屁！我们都叫他骗了！”巴大坎咬牙切齿。

他发火是有来由的。前天——那时还风和日丽，一片太平。天晓得民运部长发神经，

把各单位的“小鬼”召进梨树林子，宣布说：环境将有急剧变化，机关必须“轻装”，凡年小体弱缺乏战斗力的，都须暂时分散隐蔽，待“扫荡”过后，再回部队来团圆，他说，这个倒霉的决定“是吕司令员的命令”。

“啥呀？老子不同意！”巴大坎一听就跳了起来。是啊，他吃“分散隐蔽”的亏已经不少了，怎么又来了？当他六岁，还在长征路上的时候，就同妈妈一起撘在过贵州。几个月之间他们吃的苦，比贵州的山还高。幸亏跟地下党联系上了，靠着妈妈是干部“遗孀”的关系，受着格外拔救，被转移到四川北部，加入了红四方面军。就在他妈妈第二次结婚，正跟新爸爸“快活干革命”的时候，却被张国焘裹挟着，一连在雪山草地拉了两个大来回，几乎把脚板磨去三寸，这才到达陕甘边界。谁知又赶上了第二次“分散隐蔽”。因他爸妈已编入西路军，过黄河征西去了。可怜巴大坎在六盘山下的荒漠中跋涉半年，靠讨饭才摸到了延安。然

而，他在子弟小学中又听到坏消息，妈妈和那个挺和善的新爸爸，竟双双战死在河西走廊了……

去年，苦命的巴大坎已经十三岁，忽地听说他生身的爸爸还活着，正在前方领兵作战。他一跳三丈，在喜庆中随着一位首长追到晋绥。谁知他爸爸已随一二〇师开往冀中，并且当了团长。巴大坎的渴望是不计千山万水的，费时半年，脚板又磨去半寸，终于来到冀中。然而，军区组织部告诉他：他爸那个团在反磨擦高潮时，开往黄河沿上打石友三去了，至今尚未回来。劝他莫要再追，不妨一边工作，一边等待。巴大坎虽觉他们言词闪烁，心下生疑，可长远的跑路，到底消磨了他的气性；而冀中平原的辽阔富饶、明朗开化，又大大引动了他的喜爱，于是就坡上驴，在司令部当了一名号兵。

可万万没想到，安定的日子不过两三个月，便赶上这场大“扫荡”。南方蛮子两眼一

抹黑，举目无靠，一听“分散”就头疼；巴大坎也知道司令员吕正操不是老红军，又没参加过长征，哪肯服他？偏是在他顶牛的时候，轴子插上来劝说：“都是上级安排的，又不是送我们跳火坑，应该好好服从嘛。”于是小鬼们分做三组，匆匆换了便衣，就各奔前程了。谁知就此跌入陷阱，弄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倘乎不离开部队，大家刀枪在手，合力一拚，绝不至弄到眼下这束手就擒的地步。这怎么怪得巴大坎怨气冲天呢。

“还说不叫跳火坑，这叫啥子？——掉进油锅了！”巴大坎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下，耍了。

轴子吃他这顿“顿丧”，也觉得先前自己的说话仿佛有误。便攥住他的手，要拉他起来。这时，东南上那凶猛的黑潮已更加逼近，大群的难民：老人、孩子、妇女，牵牛的、挟包袱扛被子的……一面跌爬，一面奔跑，也不顾西北上枪声正紧，只管没头没脑的撞去。

轴子禁不得巴大坎打坠轂驴儿，拉了两

把没拉动，也急了，吼着说：“别耍赖！要死也死个志气嘛，别让老乡们笑话！……”

“死，还用着急？头一个就是我，哪个管南方蛮子哟！”

“你别屈心！谁把你当外人啦？”轴子立刻感到受了污辱，逼住巴大坎问，“你是不是个党员？是就站起来！别他妈这么讨厌！”

“别吵了，我求求你们……”女孩子苗秀一面帮上来拉巴大坎，一面仍把眼睛盯着东南，她忽地脸色惨白的惊叫：“你们看！……”

果然，黑色潮头上忽又跃出一队骑兵来，大洋马上钢盔颤动，枪翅子闪光，飞尘裹着草芽麦穗，随着马蹄翻飞。那急箭般的速度，几步就可蹿到眼前。

“完了！这条小命儿今天就撂在这儿了！”轴子望望混沌的天空，猛地闭住了眼睛，他觉得，到底巴大坎是对的：真要留在部队，确乎落不到这步田地！